

凡人之间

去乡下理发

吴金娟

“二月二剃龙头，一年都有精神头”，农历二月初二俗称“龙抬头”，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理发，讨个好彩头。

一大早，母亲就叮嘱我，今天是龙抬头的吉日，记得带两个孩子理发，护佑孩子们健康成长，长大后出人头地。我吃力地睁开睡眼，含糊点头。猛然间发觉今天是周六，要去村里探望外婆。我和母亲一合计，探望外婆和理发合并进行，就去乡下理发吧。

一路向北行驶，不多时就到了村口。村里的那家理发店坐落在马路边，和小学校园、乡村小卖部一路之隔。三间简陋的门面房撑起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夫妻店，一间用作妻子的理发店，两间用作丈夫的油漆店。店面没有招牌，只有门口的一块小黑板上写着理发店和油漆店白色粉笔字。理发店稍显局促，收拾得很整洁。一面略显斑驳的长方形镜子、两张老式理发椅、一条新式洗头凳、几张供顾客等候的椅子凳子，几乎是理发店的全部家当。理发椅红色的皮革在岁月的摩挲下泛出柔和的光泽。

理发师是中年妇女，大家都叫她阿英。她总是扎着随意的低马尾，额前的碎发散落着，眼角的细纹若隐若现，一把剪刀、一把推子，在她灵巧的手里仿佛有了神奇的魔力。阿英对十里八乡老顾客的习惯了如指掌，能依据不同人的年龄和风格剪出适宜的发型，或许，在她眼里，每一个发型都是一份用心的作品。

我和母亲搀扶着外婆又牵着孩子们，缓步走进阿英的理发店。来理发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，店里和门口坐满了等候理发的人。阿英的理发店不仅是打理发发的地方，也是村里大爷大妈唠家长里短的集聚点。谁家的孩子在外赚了大钱，谁家到城里买房子，这些生活气息十足的琐碎话语，在这间小小的理发店蔓延开来。阿英一边忙着理发，一边不时插话，爽朗的笑声从店里传到马路上，引得过路人忍不住往里张望。听母亲说，阿英是从遥远的外省嫁来本村的，几十年理发店开下来，一口流利的本地土话讲得比土生土长的人还地道。

排在我们前面的是母亲好友的小孙子，特意从邻村赶来理发，小男孩一头狼尾造型，疏于打理的长发都戳到了衣领里。阿英笑着迎上去，热情地招呼着，一边帮小男孩在理发椅上坐稳，一边细心地围上干净的围布。不一会儿，小男孩立马恢复清爽可爱的模样，蹦蹦跳跳地下了理发椅。

总算轮到我們了，外婆执意让孩子们先理发，于是我家大宝第一个理发。一开始还有点扭扭捏捏的他，看见排在他前面的小男孩乖乖理了发，再打量了一下自己头上一个月未剪的杂乱头发，也就乖乖地在理发椅上坐定了。阿英操起剪刀，剪刀在柔软的发丝间穿梭，发出轻微的“咔嚓”声，不一会儿，她手上的推子发出“嗡嗡”声。在阿英的精心打理下，酷帅的闪电发型很快完成了。

轮到外婆理发了。阿英小心翼翼地摘下外婆的帽子，扶着外婆躺在洗头凳上，洗发水在手心焐温热才打在头上，一边按摩着头皮一边和外婆说着话，告诉外婆，下次店里不忙的时候她可以上门服务。外婆笑眯眯地听着，直夸阿英心善，体贴老年人。我听着阿英的话，心里暖暖的。洗完头发，阿英扶外婆在理发椅上坐好，拿起梳子，细心地梳理着外婆的白发，每一下都那么轻柔又那么顺畅。剪刀在她手上发出“咔嚓”声，银发簌簌而落，仿佛飘落一地的轻盈雪花。我看看镜子里焕然一新的外婆，还有外婆心满意足的笑容，不禁感叹理发的魅力，年逾九旬的外婆也在一个平常的午后遇见精神矍铄的自己。

阿英守着这间乡村理发店，也守着这一方充满人情味的小天地。在这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时光里，马路边一家没有招牌却充满故事的小小理发店，成了乡村生活中一抹温馨而亲切的亮色。

诗露花语

一场雨

毛宗兵

浙浙沥沥的一场雨
抚过了春天的每一个渡口
跟春风一样，到处呼喊喜讯
溪边的柳树发芽了，村口的腊梅开旺了，
小草出土绿了……
一场雨，像相聚的拥抱
道出了，一个冬天心里想说的话
乡村里的麦子、油菜、树木……
所有的枝头紧张、颤动，做着春天该有的梦
洗衣、生火、做饭、种庄稼，还有喂养自己的
孩子

三衢印痕

龙上老家

林志贞

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会有一处承载着童年岁月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老家。龙上，是我的老家，位处浙赣交界，归属草坪村，也是320国道从江西方向进入浙江的首站。草坪村划分为很多小地方，龙上是其中之一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瘦长的320国道自西向东一路逶迤而来又绝尘而去，两侧紧紧依偎着途经的村庄，也让它更显逼仄。从浙赣交界处始，依地势高低起伏，草坪村依次分为边界上、龙下、龙上、龙头上、龙脚下。光听这些地名，就能无比具象地感知这段地界就是一条昂首待飞的巨龙！可惜年少懵懂，又因为方言的原因，在我十多岁离开龙上老家之前，竟一直都没察觉我家老屋所之地与龙的联系，真是后知后觉。

边界上，因最靠近江西，所以那里的人家除了我们草坪村的，还有隔壁江西太平桥村的老乡。父亲去世后，家里缺少劳动力，每年农忙开始，妈妈都会去太平桥村雇帮手，来的基本是三五十岁的家庭主妇。阿姨们干劲十足，有活上门从不推辞，除非雇主们的时间冲突让她们分身乏术。那时，南下打工潮尚未兴起，这些打着季节性零工的阿姨们算得上是打工队伍的弄潮儿。

龙下与龙上之间是一条三四百米长的上坡泥石路，两侧屋檐紧挨路基。我问过大人，当初造房子时还真的是谁也不敢退后一步。路面坑洼，两车交会，司机稍不小心就刮擦到屋檐瓦片，行经此处无不小心翼翼。终究还是有防不胜防者，要么迅速逃离

是非之地，要么停车。那时的人们也真是闲呀，车声一停，陆续就引出一大帮人围观。现场一时能者甚众，既有评估此损伤对房屋影响程度的，也有小声估算司机大概需掏多少腰包的。最开心的当属我们这些小孩子，在大人腿间窜过来窜过去，大呼小叫着，热闹得堪比赶集。

我家老屋刚好位处龙上的起点，门外种有两株枣树，一左一右郁郁葱葱。枣子成熟的时节，树上挂满偷枣的孩子，我们浑然不觉。50米外，一条自南向北的机耕路在这里与320国道垂直相汇。机耕路左右都是人家，从路上走过，根本看不到320国道上来往的车辆，只靠听声辨别。好在那时车少，又恰好从龙下方向上来的车辆因为爬坡，速度提不起来，所以还算安全。我刚学会从自行车的三角架处蹬着往前骑时，有一次从机耕路上飞快地直冲国道对面，正沾沾自喜着，被哥哥一顿痛骂，骂我不知轻重不懂看路。那顿责骂让我对“安全”二字刻骨铭心。

龙头上的地势比龙上又要高一截，所以还是有一小段上坡路，不过已经缓和多了，而且这一路段两侧基本是菜地，无刮擦之忧，从龙下上来的车辆经一阵喘息之后纷纷大加马力。到了龙头上，就是到了最高点，随着一段悠长的下坡结束，龙脚下到了。

龙脚下农田绵延。我上小学时，曾写过一篇《我的家乡》，被老师当范文贴在教室墙上，记得里面有一段就是描述自己在龙脚下看到风吹稻浪壮

观景象的内心震撼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，源自北面群山，一路蜿蜒，流经龙脚下的石拱桥，再次快地直奔下游的东坑水库。溪水潺潺，唯雨季才显丰盈，平日里是各家主妇的浣洗之地，用水吃紧之时还担负着浇灌两岸耕地的重任。田间地头的纠纷，很多也因它而起。有一年暑假，在田里守着放田水的小哥哥，与人干了一架，缘由就是相邻水田的人家趁哥哥没发现，悄悄在两家共用的田埂底部挖洞偷水。久未下雨，水贵如油，此行径自然恶劣。小哥哥年少气盛，也不惧对方身材粗壮，两人大战一番，从田埂上直至水田间。回到家的小哥哥，从头到脚糊满泥水，汗衫也被撕破了，但成功捍卫了金贵的田水，战绩可喜。

泥石铺筑的320国道，路面坑坑洼洼，来往车辆弹跳前行，车厢堆满货物时，难免会有东西掉落。小时候的我们，最喜欢的是夏日里运输西瓜的大车路过。瓜从高高的车厢里震落，基本已成碎瓣，而且无一幸免都沾有沙石。可即便如此，它依然是我们难得一吃的西瓜呀。捡到西瓜的小伙伴，无疑是让大家伙羡慕的幸运儿。有些瓜瓣即使沾沙太多无法入口，但哪家的猪圈里会没有几头嗷嗷待哺的猪呀，反正是不可能浪费丁点的。

时光荏苒，一切都已旧貌换新颜，320国道几经扩建且外移，继续它四省通衢之重任。曾经最僻静的龙头上、龙脚下房屋连墙接栋，唯一未变的是龙上老屋门前那两棵枣树，依旧枝干遒劲。



橘颂

刊头题字:王蒙

画家简介

老狼

诗人、画家，省作协会员，曾在台湾、宁波、衢州等地举办画展。

红尘味道

菜心知春味

范泽木

地里的小白菜过了年，变得枝高叶疏，很有种鹤立的出世感。街边卖菜心的多了起来，菜叶水灵灵的，像明眸，花蕊结成串，看一眼就迎面扑来春天的气息。菜心，最撩我心的是花蕊的点点明黄。初染黄的菜心有春天的意趣，点点明黄衬得菜叶有种盈盈春水的绿意，前者娇羞着，后者见柔情。若菜花开得正旺，菜叶就有了衰败的意思，那时春深似海，只有春色没有春意了。

我最爱吃且自己也能做的，是菜心炒蛋白肉。把菜心一截一截切得短短的，放入油锅翻炒，待菜叶服帖了一些，加入蛋白肉，锅里就一派春花烂漫了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写道：“声音之道，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为其渐近自然。吾谓饮食之道，脍不如肉，肉不如蔬，亦

以其渐近自然也。”吃菜心，吃的就是“渐近自然”，所以只要撒些许盐就好了。

菜心多汁，汁水甘甜，让我联想到小时候吮吸天目地黄的味道，那甜是清新恬淡、天高气爽。巧的是细嚼蛋白肉，也能品到若有似无的甜，两种甜不尽相同，却和谐于一处。碧绿的叶，明黄的花，油黄的蛋白肉，真是一春繁花。

妻子喜欢用菜心炒粉干。第一次吃到的时候，久远的记忆扑面而来，我记得小时候在表舅妈家里吃过。表舅妈家边上有一水涧，春来多雨水，水“哗啦啦”地从石壁上落下来，是我吃菜心炒粉干的背景音乐。那时候用的是猪油，忘了有没打鸡蛋，只记得耳边一直是“哗啦啦”的水声，春意十足。妻子用菜心炒粉干，是喜欢打鸡蛋的。鸡蛋和菜花都黄，后者添了一抹

亮色，前者却黯淡了一些，大概也有意收敛锋芒。菜心切得不短，过油后绿幽幽的，夹杂在粉干中间，很有主角光环。咬一口，甘甜四溢。

有朋自远方来，我在杭州火车站边上吃到了蒜蓉菜心。鹅卵形的白瓷盘上横着一截一截的菜心，菜梗、菜叶、花蕊、菜花俱全，根根排列，有种杂花生树的热闹感。迫不及待送菜入嘴，蒜蓉的香和菜心的香此消彼长，热烈交织，恰是一半海水一半烈焰。那个餐馆装修素雅，灯盏高悬，那天点的菜，菜心、春笋、鲈鱼、紫苏春卷，无论屋里还是桌上，都是春天的气息。匆匆告别去往下一站，在北上的途中，我一直记挂着那盘蒜蓉菜心。

一盘菜心装一个春天，春已来，想念总是提前迎接。

池塘

王绍斌

我的老家在江山市坛石镇郭丰坞村岩坞塘自然村。家门口那方池塘，宛如深情的眼眸，倒映着天光云影与人间烟火。白墙黑瓦的农舍错落有致，炊烟袅袅，饭菜香气与孩童嬉笑交织成记忆的底色。池塘西侧的水泥路通向集市，曾是我童年时向往外界的起点，承载着无数奔跑的足迹。

童年的夏日，池塘是我们的乐园。阳光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，我与伙伴们扎进清凉池水，打水仗、憋气比赛，欢笑声惊起涟漪。憋气时，水下世界模糊而神秘，唯有心跳与水花声交织；浮出水面后，相视一笑的纯真，成了岁月最珍贵的馈赠。清晨，我们拿上自制鱼竿，用蚯蚓作饵，静坐池边等鱼上钩。鱼漂忽沉，猛提竿，活鱼跃出水面，收获的喜悦溢满心间。摸虾时，大家挽裤赤脚在水草石缝间摸索，抓到滑溜的虾便兴奋大叫。傍晚，女人们捶衣谈笑，棒槌声与家常话谱成乡村交响曲。夕阳将池水染成金黄，时光仿佛定格，烟火气渗透每一寸光阴。

1995年12月，在时代浪潮中，军旅梦在心中激荡，我怀着对军营生活的憧憬，参军入伍，从此离开家乡，离开了那个陪伴我度过无数欢乐时光的池塘。

在军营里，训练的艰苦、任务的繁重，常常让我疲惫不堪。高强度的体能训练，让我的身体酸痛不已；复杂的军事任务，让我的精神高度紧张。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，我总会想起故乡的池塘，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那一片宁静的池水，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，能够驱散我心中的疲惫与迷茫，给我带来力量和勇气。在北国异乡的夜晚，我常常望着星空，思念着故乡的亲人、朋友，思念着那片熟悉的土地和池塘。故乡的池塘成为我心中的精神支柱，支撑着我在艰苦的军旅生活中不断前行。军旅生涯30年，我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，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故乡池塘的画面，它让我坚定了信念，勇往直前。我想起在池塘边与小伙伴们玩耍的快乐时光，想起妈妈在池塘边洗衣服的身影，想起爸爸在田间忙碌的样子，这些回忆成为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每次休假回到家乡，我都会到池塘边走走。池塘依旧，只是周围的景色和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稻田里的劳作方式逐渐现代化，乡亲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曾经弯腰插秧的身影，如今被现代化的插秧机所取代；曾经人工收割的稻谷，如今被联合收割机轻松搞定。而我，也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成长。

我陪妈妈来到池塘边洗衣服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妈妈熟练地搓洗着衣服，我在一旁帮忙打水、递东西。我们一边聊天，一边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池塘边的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棵草，都承载着我们的回忆。看着妈妈日渐增多的白发，我感慨万千，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而故乡的池塘，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慰藉，见证着我们一家人的成长与变迁。妈妈会说起村里的变化，哪家盖了新房，哪个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这些平凡的故事，让我感受到了家乡的发展和进步。曾经破旧的土坯房，如今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小洋楼；曾经为了学费发愁的家庭，如今因为孩子的努力而充满希望。

乡亲生活日新，而池塘依旧沉默，如老者守望变迁。现代化让村庄焕然一新，却难掩人们心底对质朴岁月的怀念。池塘的青石护岸取代泥岸，坚固却失了几分亲切；年轻人外出谋生，村庄只剩老人孩童，热闹不再；机械轰鸣替代了人力劳作，效率提升，却淡了往昔的宁静。池边难寻嬉戏孩童，唯有野鸭掠水、游鱼穿梭，似在低语旧事。

故乡的池塘是我童年的根、成长的痕，更是漂泊灵魂的归处。城市喧嚣中，它的倒影总在我疲惫时浮现：稻香、蛙鸣、母亲的笑靥……故乡无繁华，却有治愈的力量。当我在工作中遇挫，在生活里迷茫，池塘的宁静总提醒我：生命不止远方，还有田野与荷塘，那是最初的底色，亦是心灵的故乡。

若你倦了，不妨来此走走——闻泥土芬芳，听池水轻吟，让自然抚平浮躁。池塘承载着怀念与期许，如灯塔照亮前路，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

请扫描二维码欣赏“橘颂友声”。“橘颂友声”直播时间为衢广播FM97.5每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。重播时间为衢广播FM105.3周六、周日20点到21点；衢广播FM97.5周一上午10点到11点。